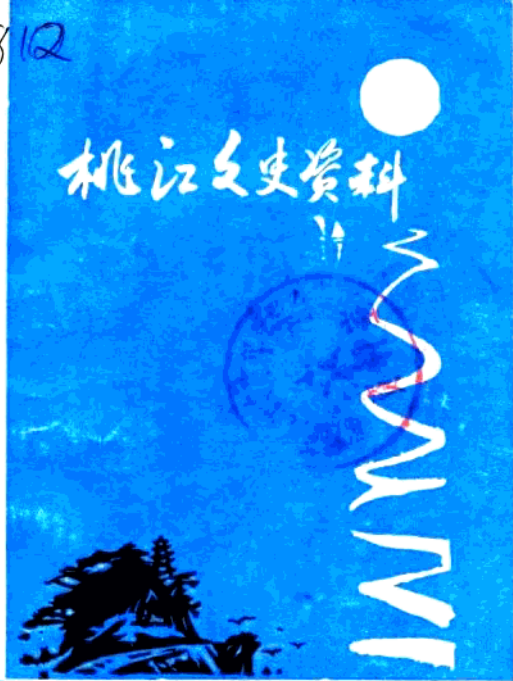


1812

桃江文史资料



384
1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桃江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在桃江这块土地上(代序).....	莫应丰 (1)
回忆新民共进社.....	戴武仁口述 莫奇香整理 (4)
回忆“益阳南北会师”.....	丁作之 (8)
杨花血泪映千秋.....	熊世开 (13)
益阳县鲇埠镇人民讨蒋讨奉反帝大示威动 运筹各处“一致拥护第二期北伐”的通电.....	唐义芳 供稿 (19)
附:益阳县第三区农民协会通告	
回忆马迹塘战斗.....	肖瑞庭 (21)
辛亥前桃江地段的行政区划和建制情况.....	张哲卿 (30)
建国前夕桃江地段的学校梗概.....	丁乐平 (35)
冲寒破萼启春阳 ——记辛亥革命志士、爱国诗人夏思痛.....	殷选青 (49)
名将由来少白头 ——张建良、张子清父子二三事.....	薛政才 张铁元 (64)
大画家高希舜简介.....	符竹书 (76)
曾运乾传略.....	张先尚 (78)
薛士堪先生传略 ——附:薛士堪赴法前后家书摘录.....	薛祚基 (81)
桃江出土货币简介.....	龚 璞 (94)
关山口人民闹花灯实况调查.....	尚 公 (96)

浮邱山及其神话传说.....	刘建纲(104)
石井头古迹及其八景.....	金 刀(110)
编后.....	(114)

在桃江这块土地上

(代 序)

莫应丰

我是桃江人，常常以此为荣，却并不了解桃江的历史。

我对他的记忆全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梦和始终没有解开的谜。

桃江有一条小河，通增塘，通石牛江。我生在河的附近，在河边走过无数个来回，却不知河的名称。

十一岁，在增塘卖柴，适逢端午节，河里划龙船。两岸人墙垒垒，呐喊助威，好不热闹。输了的一方不服气，挥桨向对方砍去，竞赛变成了武斗。头破了，鲜血染红河水，抓一把水草堵住伤口，冲向敌阵，要把对方的龙船拖过来。据说丢了龙船是最大的耻辱。岸上的人参战了，石头象急雨般飞向敌阵，掩护那位孤军深入的英雄。对方的龙船丢了，英雄用生命换来了胜利。死者和伤员用竹凉床抬着，在街上游行。伴随他们的是勇士的怒目和妇孺的嚎啕。我不懂，他们为什么那样？

同是在那条街上，我见过真正的军队。一色“花机关”，装备精良。领头的是高个子，长脖子，听说叫邓秩民。

队伍开到松木塘去，为了复仇。石牛江打过一仗，邓秩民那一伙失败了，他是跳河逃走的。我听说过石牛江的枪声。这是什么队伍？去跟谁打仗？

我有个本家长辈，搭个茅棚住在路边。打草鞋，吃稀粥，惜金如命。人都说他有钱，于是招来了横祸。有天夜晚，一伙人光顾了他的茅棚。他究竟丢了多少钱，不得而知。有人说，那是打富济贫的游击队干的，有的说是打着游击队旗号的土匪。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伙？

那时候天下大乱，信誉不值一文。政府没有信誉，钞票没有信誉。我卖柴，半升米一担，不收钱。纸钱靠不住，银元也靠不住。我没有资格得到银元，却也知道鉴别银元真假的方法：用指甲掐住银元的中心，吹一口，放到耳边听听……

抗战时期，南京的国立美专迁到桃江来办。我曾在学校门前留连忘返，做过上美专读书的梦。那时我还很小，心想：“将来……将来……”。那些美术教育家们为什么看上了这个地方？这里是后方无疑，但后方大着呢！也许桃花江的风景迷人，才有这番荣幸？

从前有一首情调不健康的歌，叫做《桃花江》，流传甚广。究竟是不是指的这个桃花江呢？据闻，全国各地有许多个桃花江。歌曲的作者是黎锦晖，此人是湖南湘潭人士，我所隐约知道的只有这么多。

桃江孙家滩有毛板船和木排通过。那些水手们一丝不挂，象野人。他们是闯荡者，冒险家，将命运托付给河神。他们唱的号子非常好听，可惜现在听不到了。

提起笔来，引发无穷的眷恋，牵肠挂肚，零乱无端。谁能说清那些故事的来龙去脉？谁能掘出深埋在桃江这块土地上的历史珍藏？桃江县政协决定编印《桃江文史资料》小册子。作为无知的求索者，我热切地期待着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长沙

回忆新民共进社

戴武仁口述 莫奇香整理

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，真是遍地腥膻，满街狼犬。那时候，从全国来说，奉系军阀张作霖、直系军阀吴佩孚、皖系军阀孙传芳在日、美、英、法帝国主义支持下各霸一方，互相混战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。从湖南来说，伪省长张敬尧进行残酷统治，弄得民不聊生。但这时候，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传入中国，新旧两种思潮的斗争已进入高峰时期。一些有进步思想的青年，热血沸腾，他们奔走呼号，积极宣传“反帝反封建”、“挽救民族危亡”的新思想。

一九一九年下半年，省立第一师范因“驱张”（即驱张敬尧）运动罢课而停办。这年冬天，正在一师读书的夏曦因遭通缉回到了家乡——桃江杨家坳，并于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受聘到离家五里许的戴氏双江小学任教。我那时已满十六岁，可还在这里读书。因为夏曦只比我大三岁，所以他既成了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朋友。一九二〇年六月，张敬尧溃逃，下半年一师复课，他又读书去了。一九二一年暑假回家便在家乡组织了新民共进社（夏曦本人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参加了新民学会）。

夏曦首先授意刘昆林、龚励峰、夏美哉三人在乡间串连

了十多个人进行筹备，在龚筱初家开了好几次筹备会。因龚比较富裕，开会时便在他家吃饭。筹备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夏曦起草的章程。章程包括新民共进社的性质、任务、社员入社手续、权利义务等。因为内容是新的，这种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式也是第一次实践，参与筹备的成员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。

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一天，天气晴朗。一清早，夏曦、刘昆林便来到我家，邀我到离家五里的金楼学校参加新民共进社的成立大会。简单地商量了一些事情后，刘昆林从另路邀别人去了；我和夏曦同路，经黄鹤桥，在他岳父家吃了早饭。赶到金楼学校时，已经陆续来了二十多个同学，齐集在学校近旁龚氏支祠的大堂屋里。堂屋里两旁各放了一条近两丈长的大木凳，这里就作了会场。不久，由龚立峰宣布开会。夏曦作了讲演，他说了当时国内的一些情况，并说了开会的宗旨。他说，这个会约集的都是乡或回乡的学生青年。有大学生（如北大的徐广德），有中学生（如夏美哉、胡铁波），也有高小生（如戴武仁）。这些人近的就住在附近，远的住在沾溪。他说，请大家来，就是成立酝酿已久的组织——新民共进社，同舟共济，切磋琢磨，求取国家民族和个人的进步。

接着通过章程。章程规定成立共进社后具体任务是反对农村封建势力。发展对象是在乡或回乡、思想进步的学生青年及农村失业的贫苦知识分子中的自愿入社者。入社时要交纳社费两角（折合铜元三百文），经二人介绍、承认章程、填写入社表并经社的领导机构批准。章程还规定社的领导机构是由五至七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。

章程通过以后，就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刘昆林、龚励峰、龚筱初、胡铁波、夏美哉共五人。

成立会只开了一个上午。中午会了餐，有三桌人。以后，每年寒暑假都开了会，成员陆续发展到近百人。遍及桃江镇所辖的三、四、六、八、九、十里。记忆所及除上述者外，还有下列人员：夏茂哉 龚金元 汪续书 邓子能 傅寿昌 胡典钦 邹树山 邹蓬人 胡宏作 胡国兵 夏雨哉 史泽刚 曾雨初 胡国延 刘行羽 贺岳生 胡廷术等。从此，新民共进社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，活跃在桃江境内。直到一九二六年区农民协会成立，才在无形中消失了。

共进社成立以后，作了下面一些工作。

一、传播先进思想。夏曦、刘昆林等，寒暑假回家，总要向共进社成员讲演时事。如五四运动、俄国十月革命、莫斯科见闻（夏曦曾去莫斯科参加会议）等。

二、开展形势宣传。在桃江镇街头宣传抵制日货，宣传打倒帝国主义、反对苛捐杂税、反对贪官污吏。宣传形式有街头讲演、张贴标语、演文明戏等。那时候，团防局长刘梦龙，准备了一些道具、场景，打算演戏。我们共进社的成员利用合法身份，向他借了这些东西，在桃江娘娘庙大演文明戏，吸引了不少观众。夏曦蓄着“陆军头”，穿着白色学生装，当纠察，维持纪律，工作十分负责。

三、与旧思想作斗争。那时候，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。如废私塾、办新学两种思想就针锋相对。当时，我们这里属益阳县，有七个镇（后改

为七个区），桃江镇属七镇之一（后改为第三区）。镇有一个学务处（管教育的机关）。学务委员原是胡之卓。胡是旧教育的代表，尊孔读经十分积极，对兴办学校则阳奉阴违。共进社成员与当时的当权者刘咏台斗争了多次，终于推荐了新从一师毕业的夏雨哉当了学务委员。

新民共进社从成立到消失，历时共五年。由于当时处在革命高潮前夕，大浪淘沙，鱼龙混杂，每个人都经受了时代的检验。共进社成员也不例外。他们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如刘昆林、戴武仁等；有的加参了国民党，如夏美哉、汪云台等；有的脱离了当时火热的斗争，从事于学术的专门研究，如刘泽繁、龚筱初（进了美专）等；还有的进了黄埔和广东的政治讲习班，如龚星藻、王德明等；有的参加了农民协会，如夏仲元、龚象贤、史泽纲等；也有的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，或是首先参加革命，后又投向了反革命。这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。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，新民共进社是桃江地段第一个传播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组织，在本地段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

（本文整理时，参考了刘昆林同志生前在文革期间写的关于新民共进社的亲笔“交代”以及就这个问题答调查者问的“谈话笔录。”）

回忆“益阳南北会师”

丁作之

一九四九年四月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大军南下、解放全中国的命令，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，湖南面临我军强大攻势和压力，加以各种进步力量的推动，程潜和陈明仁二位将军一齐宣布起义，使湖南得以和平解放。

八月三日，四野进驻益阳县，（辖现益阳、桃江两县和益阳市），我县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换了新的人间。

益阳解放前夕，我们中共赧源乡支部按照益阳区工委指示，积极开展了宣传政策，安定人心，掌握敌态，维护交通，组织力量，准备支前等各项工作。八月中旬，区工委派人传达中共益阳县委关于“南下工作团已到，即去益阳参加南北会师”的通知时，我们真是喜从天降，乐不可支。恨不能长出双翼，立即飞向党的怀抱，会见日夜想念的亲人，迎接党的新的战斗任务。

正欲整装待发之际，忽闻蒋、白残部一〇三军，向益阳方向反扑。为安全计，南下干部暂去沙头、八字哨待命，地下党同志亦奉命严加隐蔽；只有驻益我军，严阵以待，作好歼敌准备。不日，即闻残敌逃窜。八月二十日，南下同志重返县城，我亦按区工委通知，于八月二十二日，匆匆赶赴益阳参加南北会师。

县城此时真是一派节日景象。爆竹声、锣鼓声、歌声，口号声此起彼落。宣传队、秧歌队和挥舞红旗的群众，人山人海，我身历其境，心潮澎湃，分享着胜利的喜悦。

在三阳旅社，区工委的负责人张乐、张志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。用饭之后，稍事休息，张乐同志带我到组织部去。当时组织部只有一名部长、一名干事。部长李洪谋，忙于县委领导工作，机关事务全由干事（区级）李企孟处理。和李洪谋第一次见面，我不免有点拘束，但有力的握手，热情的谈话，亲切的询问，谦虚的自我介绍，完全把我带到了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，没有半点陌生的感觉。他关心地招呼我们休息、喝水，并叫我们作好大会师的准备，有什么事情还可随时去找他。

不日，我们涪源乡党支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——苏国梁同志也正好赶到。我们虽分别不久，但会师重逢，格外亲切。高兴之余，我们座谈总结情况，整理调查材料，紧张地工作起来，作好参加会师的准备。

八月二十六日，参加大会师的地下党同志均先后到达，共有一百多人。益阳区工委所属人员最多，共七十六人。地下党武装的部份干部、战士也参加了会议，我们涪源乡党支部参加会师的有：苏国梁、苏国荣、苏荫棠、文达、文心、李奇才、刘星、苏民和我共九人，夏一之、陈明、苏立佳、邓呈祥等同志或因在家坚持工作，或因通知误时而未及时赶到。会师之中，县委将南北同志以区为单位，由区书区长带队，分住在三阳、瀘洲等旅社，以便大家有一个互相熟悉、互相了解的过程。南北同志欢聚一堂、共话战斗情谊，情绪格外

高昂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南北会师大会在益阳县城县立中学操坪正式举行。县委武装部长左希圣主持会议，县委书记张力耕同志讲话。张书记首先代表县委向参加会师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、并致以亲切慰问。接着，他语重心长地回顾了党的历史，讲述了当前形势和任务。他说：“我党历史上有两次会师，第一次会师是北上会师。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纠正了王明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，拨正了革命的航向，领导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胜利达到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，那次会师是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会师，会师实现了团结抗日，挽救了民族危亡，把革命推向了高潮。现在的第二次会师是南下的会师，（在益阳的会师只是这次会师的一个组成部分）是在大军胜利南下，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下，与南方同志的会师，是革命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会师；但是，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来说，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”。他强调指出：当前任务是响应党的号召，南北干部团结一致，做好新区工作，借粮支前，解放全中国。报告还充分肯定了益阳地下党的成绩，表扬了涪源乡党支部做了大量的、有益的调查工作。地下党领导人张乐和文星朗同志也在大会上先后发言。他们说，两次胜利会师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就没有两次胜利的会师。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，向南下老同志学习，团结战斗，建设新区。张力耕同志的报告和张、文两位同志的发言，以及他们相互亲切的握手，深深地激动着每个同志的心弦，使我们南北干部心

连心，手挽手地走到一起来了。全场掌声雷动，欢呼四起。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，含着喜悦的泪花，齐声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大会休息时，南下同志合唱了一首渡江南下歌，唱出了北方同志响应党的伟大号召，不远千里，开辟新区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。它不但鼓舞了当时南下同志胜利前进的雄心，同时也激励了我们新区干部勇往直前的斗志，至今歌声犹萦回耳际：

“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，
我们是毛泽东的好学生、啦、呀、咳，
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，
江南的老百姓渴望我们去工作，
党的号召叫我们前进，
开群新区，啦、呀、咳，
伟大的任务我们来担起。”

大会分区分组进行讨论，地下党同志参加本地所属区、组。讨论中北方老干部联系斗争实际，回顾党的历史，使我们印象更深，启发更大，认识了党的战斗历程既光荣，又正确，由衷地坚信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”也认识了党的未来任务的伟大和艰巨，确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开头的一步。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南北干部决心紧密团结，互相学习，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。

我参加七区讨论时，一位音容温厚、和蔼可亲，身着灰布衣服的专员忽然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就是郭清文同志。他一

面热情的问候我们，一面风趣地说：“参加革命要吃苦，要牺牲啊，怕不怕？但我们共产党有苦同当，有难同闯，虽然不要啃树皮、草根了，但这种精神不可丢，这个准备不可无嘛！”我们觉得清文同志讲的极有道理，个个称是。后来人人服从分配，不讲价钱，愉快地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并在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和土改、复查等运动中，绝大多数同志都能遵循党的教导，没有忘记郭老和力耕同志的讲话，自觉地与群众三同一片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夺取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。

会师大会于九月五点左右胜利结束。这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。益阳区工委所属党员，除张乐同志和我暂留县委机关外，绝大多数都分配到城关镇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区，在各自的革命岗位上，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，也是益阳南北会师三十五周年。我们要学习南下老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服从组织分配，不谋私利，艰苦奋斗，一心为革命、一心为人民的好思想、好作风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共图四化大业，以此作为三十五周年国庆的最好献礼和对南北会师的最好纪念！

杨花血泪映千秋

——一九二七年天井山乡农民运动片断

• 熊世开 •

一九二七年春天，湖南农民运动，风起云涌。我们桃江县天井山乡的七尖、竹山、苍霞段三村的农民协会，率先筹建。由锡溪的胡应开任会长，文世钦与黄玉初任副会长。文竹荪任团务委员。罗小元、熊翠娥为首组织妇女联合会。还有文佑民、罗祖远、谢泽堂、张光国、陈先开……等，分别担任宣传、组织委员及纠察队长等职务。

二月初一，红日高照，碧天如练，上千数男女，挥舞着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“实行耕者有其田”，“农民解放万岁，”……等五彩标语旗，高唱着革命歌曲，群集于苍霞段柳树河坪，举行隆盛的农民协会成立大会。首先由胡应开、文世钦、文竹荪等同志分别宣讲了农协章程，阐述了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。群情激奋，使久久沉寂的山村，空前地沸腾起来了。如举行示威游行，演革命文明戏，张贴革命标语，以及清理祠堂、宙宇、路会、灯会的产业。还断然封闭地主仓库，接管积谷册笈。对烧香拜佛，赌博抽头，吸食鸦片等迷信、恶习，严格取缔。特别对土豪劣绅，‘约法三章：第一，不准粮食转移出境；第二，不准抬高物价；

第三，不准退佃加租。当时经农会调查了解，经管积谷的仓长文邦玉，卡谷不发，中饱私囊。农会纠察队立即将他捆绑游乡。结果清算出私吞积谷四十担，勒令三天内交还农会，撤掉文邦玉的仓长。新设农会积谷仓，实行无息借贷。并尽量优先接济贫病农友。大部积存，以防天年不一。

当时，中等地主如文崧僧等，早已闻风逃遁，跑往益阳、长沙，殷实的大地主如刘梦龙等则远逃武汉。小地主只得龟缩农村，不敢乱说乱动。七尖村号称“小天子”的文小亭特别阴险奸滑。他伪装一副慈悲咀脸，向农会认错求饶，表示恪守约法三章。但农会同志，早已看透了他们的狼子野心，决不让他的糖弹得逞。文小亭自忖作恶多端，难逃法网。但又怎能舍得一生苦心经营的“寄生天堂”呢？便选了一个黑夜，私带山田文契、金银财宝，悄悄隐蔽到竹山湾侄儿家去，企图暂避风险，伺机再起。可是他这一秘密行径，正好被值夜勤的纠察队员曹时杰察觉，立即报告农会。副会长文世钦闻讯便亲带纠察队员二十多名，手持梭标、马刀、将竹山湾团团围住。队员们四处搜查，就在一间灰屋柴角里，活捉了文小亭。翌晨由农会派人押解桃江镇转县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惩处。可是刚刚解到石井头乡的七里冲口，碰上一个坐青布轿子的人迎面而来，那人下轿挥手阻拦，此人正是文小亭的侄儿文崧僧。他佯称在益阳也参加了农民协会，当即婉言央求：“由我担保就地写出我叔父的倒产纸笔，他的山田户舍，概交农会处理，我同叔父，当众签名画押，决无反悔异言。”农民信以为真，就在石井头张公平饭店里，办好了倒产文书手续。这时文崧僧，进一步向农会请